



春秋集傳

三

□ 12  
3605  
3



門口 12  
號 3605  
卷 3



# 春秋集傳卷之十五

## 僖公四

丙 襄王十  
七年

二十有五年

晉文重耳元年 齊孝八 衛文二十五

卒 蔡莊十一 鄭文三十八 曹共十八 陳穆十三 杞桓二 宋成二 秦穆二十五 楚成三

七十

春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春秋集注

卷十五

分類了  
154(5)

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禮謂其絕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絕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下同反殊異端一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楚反等乎然則晉滅虞年五楚滅麇年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為能救齊也衛人魯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貪璧馬以

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燬乎何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

逆婦

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音覲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姑自逆婦其失上明矣

春秋集註

卷十五

二

宋殺其大夫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去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葬衛文公冬十有一月癸亥公會衛子

莒慶盟于洮

丁襄王十有六年晉文二齊孝九衛成公鄭元年蔡莊

十二鄭文三十九曹共十九陳穆十四杞桓三宋成三秦穆二十六楚成三十八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部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書以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鄆弗及罪魯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入衆則稱師前書齊以是見貶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為諛詳元反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

春秋傳卷之三十一  
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鄆是也。鄆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于遂。

如楚乞師。

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夫陵長，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

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書公于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暗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按左氏：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救，自竄。于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有伐齊

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故特書日以以者不以者也夫昔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已有失正其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戊襄王十子九年二十有七年晉文三齊孝十卒衛成二蔡莊十三

鄭文四十曹共一十陳穆十五杞桓四宋成四秦穆二十七楚成三十九

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

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

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

宋

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弒之惡楚人無故撻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

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音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  
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音故往會盟  
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音盟而公之罪  
亦著矣

**巳** 襄王二十有八年 晉文四齊昭公潘

**丑** 十年 元年衛成三蔡莊

十四 鄭文四十一曹共二十一陳穆十八

卒 杞桓五宋成五蔡穆二十六楚成四十

**春** 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按左氏初公子重殖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  
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  
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  
君子不知德行去聲不伐之鼓不求何用不臧不伐  
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憤之兵亡矣或  
曰曹衛皆華即夷於是乎致武奚為不可曰楚人  
接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  
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  
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晉  
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文公能忍於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  
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  
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  
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也

按左氏買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眾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子季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主將去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之也

楚人救衛○二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

伯畀宋人

古者覲文文不可武武不可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去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扶問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



春秋傳言 卷之五  
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

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右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

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干糞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成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披髮左衽矣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魯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於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楚殺其大夫得臣

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

穀使子玉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  
 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  
 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勞請戰楚子怒  
 少與之師惟西廣古曠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  
 之而不止也子玉從晉師文公退三十舍辟之楚眾  
 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  
 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  
 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去聲以  
 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  
 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  
 之可為來世  
 之求鑒矣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  
 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  
 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斂手而衛侯請  
 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  
 其道無由也高帶一封雍莖而功臣不競世祖燒  
 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  
 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  
 侯鼠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  
 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  
 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

春秋傳言  
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  
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小之咎  
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

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  
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  
文之辭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  
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  
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

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  
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  
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  
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  
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  
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乎廟禮也于外非禮  
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音附群后四朝周制十有  
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  
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守于四方有常時

諸侯朝于方獄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脩故  
民不勞其共饋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  
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  
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辨被誅民庶  
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  
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  
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  
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  
奔晉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  
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於衛侯而不  
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  
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  
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  
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  
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  
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  
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  
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  
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  
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

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

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

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

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

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各義之罪人也其

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天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温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鮮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

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為去聲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

其力也歸者易詞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

### 諸侯遂圍許

諸侯比此至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經事之辭也

###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孺貨楚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 春秋集傳卷之十五 終

春秋集傳卷之十六

僖公五

庚襄王二二十有九年晉文五 齊昭二 衛

寅十一年文四十一曹共二十二 陳共公朔元年

杞桓六宋成六 秦穆二十九 楚成四十春介葛盧來○公至自圍許夏六月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

春秋集傳卷之十六  
僖公五年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

于翟泉

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魚觀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久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秋大雨雹

正蒙橫渠先生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曠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父季氏世卿公季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冬介葛盧來

辛襄王二十三年三十一年晉文六齊昭三衛成五  
卯十二年蔡莊十六鄭文四十三  
曹共二十三陳共二杞共七宋  
成七秦穆三十楚成四十二



# 春王正月○夏狄侵齊

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聞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詳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脩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之道譬諸射矢

諸正鵠反求諸已衛侯之躬無乃有關盍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憚於志鎮鄒也嗟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

## 及公子瑕

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

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報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咄以咄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各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枝之反害我本支古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况於戚屬豈有疑間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已至網羅誅殺無以正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眾矣衛侯

六朝

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殺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為後世戒此義苟行則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

### 晉人秦人圍鄭

按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而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於秦晉何貶乎初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為是與師而圍鄭孟子曰有入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無禮與不忠歟仁且有禮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此亦妄人耳矣而君子蓋終不之校也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矣今鄭伯之

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送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  
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  
秦伯貶稱入者晉文以私忿勤民動眾圍入之國  
秦伯惟利為向皆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  
二國結讐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大夫出疆有以一事出者有以二事出而專繼事  
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  
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

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實矣家  
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  
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  
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  
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  
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

壬襄王三十有一年  
晉文七齊昭四衛  
成六蔡莊十七鄭

文四十四曹共二十四陳共三杞桓  
八宋成八秦穆三十一楚成四十三

春取濟西田



列國諸侯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易則亂名，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為等衰，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

### 不從乃免牲

古者大事決於上，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

### 猶三望

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顛巡守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

###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之

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未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未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毋為子求婦猶曰不可况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 秋圍衛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帝丘東郡濮陽潁項之墟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詩見楚立我嘗伐凡伯于楚立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見隱公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封之而衛國忘亡見僖公今又為狄所圍

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卻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癸襄王二十有二年 晉文八齊昭五衛成七蔡莊十八鄭

文四十五卒曹共二十五陳共四杞桓九宋成九秦穆三十二楚成四十四

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

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

其不地者盟於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  
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  
所貴况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  
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按在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于高梁其事  
甚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為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  
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鄰國  
相望而情志不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  
史無由得書魯故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  
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

能益也

甲 襄王二十有三年 晉襄公驪元年齊昭六衛成六蔡莊

十九鄭穆公蘭元年曹共二十六陳共五  
杞桓十宋成十秦穆三十三楚成四十五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

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

于殽

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

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皆惠黑衰絰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生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倖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夫

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癸巳葬晉文公 ○ 狄侵齊 ○ 公伐邾取

些言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按在氏公伐邾取些言婁報升陞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些言婁有為為之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之見詩序之僖公以成風



之有功於己也越禮以尊其身八年禘于太廟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眾取人之邑曾是以為可乎

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

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氏曰即安也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眠朝退適路寢聽政使入眠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魯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為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

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刑失其序則其權必喪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序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

春秋集傳卷之十七  
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集傳卷之十六終

春秋集傳卷之十七

文公一

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乙未 襄王二十六年 元年 晉襄二 年 齊昭七 年 衛成

年 曹共二 十七年 陳共六 年 杞桓十 一年

宋成十二 年 秦穆三 十四年 楚成四 十六

年 弒

春秋集傳卷之十七

二十五

春王正月公即位

即位者告廟臨群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於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且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群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孔子高宗諒喪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

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群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周書稱太申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群臣之證也其曰祇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祇見太申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一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為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

葬

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子使毛伯來

錫公命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瀕則有錫敵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敵冕圭

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衣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既之鍾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衛人

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冬十

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誠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可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見唐孝敬傳嗚呼聖人太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才性在反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願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而懲於為惡豈

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懍音聳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秦請佛旨而見醜矣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中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乃

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泮芊  
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  
其及宜矣楚顧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  
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學也  
不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  
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  
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弑父  
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

### 公孫敖如齊

丙襄王二年 晉襄三齊昭八衛成十蔡  
申十七年 莊二十一鄭穆三曹共二

十八 陳共七杞桓十二宋成十二  
秦穆三十五楚穆王商臣元年

###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 師敗績

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已不得已  
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  
兵按左氏秦孟明師師伐晉報殺之役此所謂忿  
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  
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已縱其侵暴將不  
得應乎曰敵加於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

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 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為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掩所以謹之也

### 二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於晉也諱不書公者柳大夫之仇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及國不致為公諱耻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曾史之舊文衆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自十有一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春秋集註  
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自至于秋七月不雨者  
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書  
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  
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  
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有事者時祭大事禘也合群廟之主食於大廟升  
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  
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  
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父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禘而

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  
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  
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  
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  
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  
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

###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  
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  
復與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  
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久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丁襄王二年 晉襄四 齊昭九 衛成十一 蔡莊二十二 鄭穆四 曹共

二十九 陳共八 杞桓十二 宋成十三 秦穆三十六 楚穆三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伐沈沈潰

按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民人逃散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辭無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不書爵諡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脫駢參音於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駢於舊館惡夫涕之無從而為之者非理之經也天子內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重之權矣

### 秦人伐晉

按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殺尸而還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為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脩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慾而不能

窒也及敗於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殽函之役其名為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秋楚人圍江○兩及蚩于宋○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  
帥師伐楚以救江

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  
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  
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  
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  
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戍守禦之  
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  
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  
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怒  
而泓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  
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  
救之者非其道矣此  
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戊 襄王二十九年 四 年  
申 十九年 蔡 莊二十二年 鄭 穆五年 曹 共  
三十 陳 共九年 杞 桓十四年 宋 成  
十四 秦 穆三十七年 楚 穆三

### 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

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  
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効  
也禫制未終感禫反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  
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  
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  
尊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

春秋傳言 卷一  
仇儻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鑒微知者  
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  
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  
之以為後鑒

秋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  
則貶而稱入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  
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  
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  
公忘親背惠大敗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  
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入莫知省

德而後動也今反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於殺  
悔過自誓增脩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  
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  
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  
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  
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  
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誥命不越此  
矣

衛侯使甯俞前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

夫人風氏薨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勝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葬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勝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事不為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已 襄王三

五年

晉 襄六 齊 昭十一 衛 成十 蔡 莊二十四 鄭 穆六 曹

共三十一 陳 共十 杞 桓十五 宋 成十五 秦 穆三十六 楚 穆四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賜

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勅而尊之者則天之所叙也所叙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不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

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為夫人則五法廢  
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矣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  
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  
別為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于  
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  
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 王使召伯來會葬

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桓四年書宰渠伯糾而大夫

再聘則無譏焉桓五年仍叔今年或以為從同  
也或以為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  
賵既不稱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  
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  
數有加焉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  
聘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  
甚矣再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  
也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郟○秋楚人

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庚襄王三子晉襄七卒齊昭十二衛成十一年六年十四蔡莊二十五鄭穆七

曹共三十二陳共十一杞桓十六宋成十六秦穆三十九楚穆五

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

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

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  
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  
易曰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  
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  
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  
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則稱盜  
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  
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或以處父為  
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干  
朝者舉當諫君况身為晉國之太傅和若以為侵  
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  
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為至於顛危而不救則

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為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

###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脩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術則有其象歸奇於劫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

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辛 襄王三十七年 晉靈公夷臯元年齊昭大

丑 十二年 三衛成十五年蔡莊二十六

鄭穆八曹共三十三陳共十二杞桓十七宋成十七卒秦康公瑩元年楚穆大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郕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



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按左氏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共入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實此諸大夫畏逼乃肯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程氏以為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為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若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繫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

以有誤乎奔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趨况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

盟于扈

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為晉侯立也趙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為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急濟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強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壬襄王三十八年晉靈二齊昭十四衛成十六蔡莊二十七鄭穆

九曹共三十四陳共十三杞桓十八宋昭公杵臼元年秦康二楚穆七

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雜戎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雜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已來乃與我雜處而不辨晉至於神州陸沈唐亦世有戎狄之亂許翰以為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按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已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

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蹶無不為矣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已氏之欲從也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為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敖與何誅使後人為鑒必持其志脩窒慾之方也

冬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初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以為不可遂舍司馬以讓公子卯則卯固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公固欲以其弟卯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衆舉賢以素有威望為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

欲寵其移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卯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宜矣

春秋集傳卷之十七 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 春秋集傳卷之十八

## 文公二

癸項王九年晉靈三齊昭十五衛成十七  
卯元年蔡莊二十八鄭穆十曹共三  
 十五卒陳共十四杞桓十  
九宋昭二秦康三楚穆八

### 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即  
 征矣何以言宋君古者諒陰二年百官總已以聽

於家宰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家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

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有齊

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音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

檀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丟聲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入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

救鄭

按左氏范山楚大夫言於楚子曰晉君少去聲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去聲而稱入晉宋衛則趙盾華戶化孔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入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戒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入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

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魏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斬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乃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噫春

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脩之者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隧

秦人歸隧而曰僖公成風者非蕪隧也亦猶平王來歸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隧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誡之義明矣

葬曹共公

甲 頃王 十年 晉靈四 齊昭十六 衛成十八

辰 二年 蔡莊二十九 鄭穆十一 曹文

公壽元年 陳共十五 杞桓二

十 宋 昭三 秦 康四 楚 穆九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

晉 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少去聲

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以謂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楚殺其大夫宜申

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弒穆王而誅則是討弒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楚滅江六年事見四年平陳與鄭九年見於是乎為伐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貶齊師次陘脩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其貶之也故下書伐麋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

公子茂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秋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乙** 頃王 十有一年 晉靈五 齊昭十七 衛成十九 蔡莊三十 鄭穆十

二曹文二 陳共十六 杞桓二 十一 宋昭四 秦康五 楚穆十  
 春楚子伐麋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

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

臣敗狄于鹹

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為非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考矣

丙頃王 十有二年 晉靈六 齊昭十八 衛成二十 蔡莊三十一 鄭穆

十三 曹文三 陳共十七 杞桓二 十二 宋昭五 秦康六 楚穆十二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杞伯來朝○二

月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秋

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

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濟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善晉及何也

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丁 頃王 十有三年 晉靈七 齊昭十九 衛成二十一年 蔡莊三十二 鄭

穆十四 曹文四 陳共十八 卒 杞桓二十三年 宋昭六 秦康七 楚穆十二

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

子蘧蒢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書世室屋壞譏久不脩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  
鄭伯會公于棗

戊 頃王六年崩子班  
申 嗣位是為匡王

十有四年

晉靈八 齊昭二十卒

衛成二十二 蔡莊三十三 鄭穆十五 曹文

五 陳靈公平國元年 杞桓二十四 宋昭七

秦康八 楚莊

王旅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

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同盟于新城 同外楚也其曰同盟者志諸侯同欲非  
強聲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  
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怨之也蔡  
不與同盟果有皆音華即夷之實矣夷考晉楚行  
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荆楚僭  
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

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二年宋弒昭公又二十年齊弒懿公又二十年晉弒靈公此三君者皆遠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糶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音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入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內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

商人弒其君舍

州吁弒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弒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按左氏魯叔妃配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弒逆出於其身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

舍未踰年而成之為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宋子哀來奔

宋昭公無道高哀為簡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于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具身以存道也若喻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

### 齊人執子叔姬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壬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

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巳 匡王 十有五年 晉靈九 齊懿公 商人元

十四卒 鄭穆十六 曹文六 陳靈二 杞

桓二十五 宋昭八 秦康九 楚莊二

### 春季孫行父如晉 ○二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

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聲去載其承命亞旅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為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曹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

筆者以教者教也易曰有子考無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

### 伯至自齊

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去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媾反略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

###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



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  
一月諸侯盟于扈

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  
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  
爵號去聲說者以為略之也八國曷為略之等於夷  
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矣以賢於狄  
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  
於諸侯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  
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况諸侯乎  
况於鄰國乎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

扶又不能也况於鄰壤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  
罪亦可知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  
音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  
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  
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庚 匡 王 十有六年 晉 靈 十 齊 懿 二 衛 成 二  
戊 二 年 十四 蔡 文 公 申 元 年 鄭

穆十七(曹)文七(陳)靈三(杞)桓二

十六(宋)昭九(秦)原十(楚)莊三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

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自奉以告廟出視朝政  
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  
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  
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  
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兩不閏會同  
不與廟壞不脩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

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立○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  
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  
之心此履霜之漸弒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  
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大饑戎與麋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群蠻

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反音高為干反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于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

### 冬十有二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此襄夫人使荀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擊於罪若不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矣况於地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太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

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入其何居音基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止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辛 匡王 十有七年 晉靈十一 齊懿三 衛成 二十五年 蔡文二 鄭穆十

八曹文八陳靈四祀桓二十七宋  
文公鮑元年秦康十一楚莊四

###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賤而稱人太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陳桓弑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

### 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

### 諸侯會于扈

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為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太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賤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 秋公至有穀冬公子遂如齊

壬子四年

十有八年

晉靈十二齊懿四弒衛成二十六年蔡文三鄭穆

十九曹文九陳靈五杞桓二十八宋文二秦康十二卒楚莊五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瑩

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按左氏齊懿公即位則即歐鰓之父而使歐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駮乘二人者實弒懿公然則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久不利

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弒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為禽獸而莫之遏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弒其國君則覲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弒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弒篡弒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

孫得臣如齊

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弒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太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不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取

遇弒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弒者不日以見其弒子赤是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弒者不地以見其弒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誅亂臣討賊子之義備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身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毋其罪

不書而並見音現矣

季孫行父如齊○莒弑其君庶其

### 春秋集傳卷之十八

### 春秋集傳卷之十九

#### 宣公一

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癸丑五年元年晉靈十三年齊惠公元元年衛成二十七年蔡文四年鄭

穆二十年曹文十年陳靈六年杞桓二十九年宋文三年秦共公稻元年楚莊六年

#### 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辭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 公子遂如齊逆女

魯秉周禮喪未朞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浸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

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毋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



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者也槩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 夏季孫行父如齊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此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者矣請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子賜反事見公五年必能以其君

顯名與晏嬰等矣

###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捷更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左去聲事見十二年借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事見左傳成公十六年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戎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也

公子遂如齊

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官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  
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  
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弒出姜歸而  
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  
其為惡而助之也弒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  
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為戎夷人類咸為  
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之可以為  
利而為之也孟子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弒  
奪而後厭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  
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弒君晉  
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  
于楚今乃附楚以亟去聲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  
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  
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鄭在玉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  
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  
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

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棊林伐鄭

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為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

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太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譏已甚此諸伐楚以救近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托於伐國以用其眾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各姓自登史策弑君子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復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宋人弑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諸侯之討矣。論去聲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入矣。

甲 匡王六年

二十二年

晉靈十四 弑齊惠二 衛成

一 曹文十一 陳靈七 杞桓三 十 宋文四 秦共二 楚莊七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

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兩軍接刃，主將聲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眾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眾，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聲克也，而不恤其師。見閔公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

師也而不恤其將見僖公二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 秦師伐晉

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聲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笑無遺策獨慴模惚反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

由來者漸矣

###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者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鬪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

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趙穿手弒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亦都亂反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弒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讐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弒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

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弒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屠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卯 定王 三年 晉成公黑臀元年 齊惠三 衛成 一十九 蔡文六 鄭穆三十

二卒 曹文十二 陳靈八 杞桓三 十一 宋文五 秦共三 楚莊八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

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  
禮為天主服斬菽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  
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  
乎春秋已來喪紀寢廢有不奔主喪而遠適他國有

不脩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  
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  
秋備書其義自見

猶三望

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  
之內各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岳無  
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  
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  
者為聲 泰山嘗侯所生也大夫何與 積焉季氏不得  
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  
可已不當為之詞



葬匡王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王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猶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潛竊偽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役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

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眾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丙定王四年 晉成二齊惠四衛成三十蔡

辰二年 文七鄭靈公夷元年統曹文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

### 公伐莒取郕

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邾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皆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斯可矣

秦伯稱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

弑其君夷

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歟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掌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

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弑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

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  
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  
義之與比  
為可安耳

### 冬楚子伐鄭

**丁**定王 **五年** **晉**成三 **齊**惠五 **衛**成三十一  
**巴**三年 **蔡**文八 **鄭**襄公堅元年 **曹**文

十四 **陳**靈十 **杞**桓三十三  
文七 **秦**桓公榮元年 **楚**莊十

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

### 固來逆子叔姬

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  
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  
乘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謂別於先公之女  
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  
而公自為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  
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  
辭而卻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  
昭公見左傳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  
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  
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

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妄說不近於禮奚足遠耻辱哉

### 叔孫得臣卒

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音現恩救之略爾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救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適立庶往謀於齊而與得臣並使也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強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

臣有同使于齊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為有無者不足以加恩數云爾

###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會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戊定王 午四年 六年

晉成四 齊惠六 衛成三十二 蔡文九 鄭襄二 曹文十五 陳

靈十一 杞桓三十四 宋文八 秦桓二 楚莊十一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按傳聲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辭可稱亦可知矣爰入不親反其仁治入不治反其智晉掌命上將帥師救陳

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蓋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夏四月秋八月蝻

傳謂蝻為穀災虺取於民之効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歛既繁衆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蝻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春秋集傳卷之十九

春秋集傳卷之二十

宣公二

巳定王七年 晉成五 齊惠七 衛成三十三 蔡文十 鄭襄三 曹文十六 陳

靈十二 杞桓三十五 宋文九 秦桓三 楚莊十二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定効信而釋疑又相軟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專事

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邾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凌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

之精意闕矣

###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明主又以斂免則不直在已矣



庚定王八年 晉成六 齊惠八 衛成三十四

申六年 蔡文十一 鄭襄四 曹文十七

陳靈十三 杞桓三十六 宋文十 秦桓四 楚莊十三

### 黃乃復

至黃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屍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屍入吳人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

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供積瀆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屍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為知禮事見左傳哀十五年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君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君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冢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

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

### 壬午猶繹萬入去齋

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簫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士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礪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大馬

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 戊子夫人嬴氏薨

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直救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禘于太廟秦人歸祊祭叔令昭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 晉師白狄伐秦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後宗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顛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 楚人滅舒蓼

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城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

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

### 我小君敬嬴

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于廟而始有一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

列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弒君而書即位爾

### 兩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彛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兩不克葬者外徵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霑力救飯于牖下小歛于戶內大歛于阼階殯于客位

迂于廟袒于庭壙于墓壙連壙反以弔實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兩止禮也兩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兩露服失容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兩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篋篋王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兩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稅無財不可以為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兩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城平陽○楚師伐陳

辛定正九年晉成七年卒齊惠公九衛成三

文十八陳靈十四杞桓三十七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

孫蔑如京師

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致不待貶絕

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况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觀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

衛侯鄭卒

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一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皮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諱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

宋人圍滕

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袷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楚兵加鄭數矣或稱入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與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二年書入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

為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入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

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二仁焉。洩治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去其可而止。爾洩治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

王

定王八年

十年

晉景公孺元年 齊惠十卒 衛穆公速元年 蔡文十三 鄭襄

六曹文十九 陳靈十五 弑 杞桓三  
十八 宋文十二 蔡桓六 蔡莊十五

###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為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 齊人歸我濟西田

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



乘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太子無是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謹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深若齊人助成弒逆之罪也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按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

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弒者以其宗彊於此舉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明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欽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奔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

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弑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治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治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脩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爲罪不及民

故稱大夫以弑者非經意矣

### 六月宋師伐滕

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眾也宋大國爵上公霸王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討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

###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

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

###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疆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并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用貴卿為主將舉大眾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魯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慎乎

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釋以罪之也

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

齊

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逾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釋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

為後世鑒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子卑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帛者大悅而有願為其氓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

饑○楚子伐鄭

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強壓弱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辭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為按者也

癸亥 定王 十有二年 晉景二 齊頃公無野元年 衛穆二 蔡文十二 鄭

襄七 曹文二十 陳成公午元年 杞桓三十九 宋文十三 秦桓七 楚莊十六

#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君即中國變為夷狄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丁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櫛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魯

于櫛函

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固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略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不亦慎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

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

陳

稱人者衆辭也夫惡人入人之所同惡人入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按左氏傳楚子為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小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轅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為

春秋集註 卷十九  
利跖之徒矣為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救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以幣如鄭問駟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見左傳昭公十九年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

矣

###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此一十臣者從君於昏宜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眾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於討賊復讐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彊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柰何諸諸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眾定其君而去其庶幾幾乎

春秋集傳卷之二十終

春秋集傳卷之二十一

宣公三

甲子定王十年十有二年晉景三齊頃二衛穆三蔡文十五鄭襄八曹文

二十一陳成二杞桓四十一宋文十四秦桓八楚莊十七

春葬陳靈公

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



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 楚子圍鄭

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達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

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滅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

###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

### 邲晉師敗績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乎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按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勦民者三

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  
二上定于二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闕外雖君令  
有所不受况其屬乎栾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  
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遏成傳見左傳偏陽之舉勾偃  
二將皆請班師荀彘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  
遂下偏陽襄公十年傳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  
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  
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  
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  
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穀  
不去其官此稱敗績  
特以林父主也

秋七月冬十有一月戊寅楚子滅蕭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  
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  
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  
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  
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  
必有木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  
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  
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  
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  
八鄭大敗晉師于郟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

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威蕭告赴諸侯  
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為  
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  
斯得矣

###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  
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及宋人盟  
宿已不實言矣矣待清丘然後惡反覆乎清丘載  
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  
惡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  
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

國甚矣為諸侯說者宜信任仁賢脩明政事目強  
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魯不是圖而刑牲歃血  
要質鬼神斬音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  
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穀適命喪師乃晉國罪  
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  
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定責也宋人不能  
內自省德遽以木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  
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  
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

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乙丑** 定王十一年 **十有三年** 晉景四齊頃三衛穆四蔡文十六鄭襄九

曹文二十二陳成三杞桓四十一宋文十五秦桓九楚莊十八

### 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

楚人滅蕭將以齊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

### 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聞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謀不用事左傳文公濟涇而次栾黶於斬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丙定王十有四年晉景五 晉頃四 衛穆五 蔡文十七 鄭襄十

曹文二十三 卒陳成四 杞桓四十 二宋文十六 秦桓十 楚莊十九

###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于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按左氏傳為却故也此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讎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 秋九月楚子圍宋

宋人要結明罪言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九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戒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

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亦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谷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丁卯 定王十三年

十有五年

晉景六 齊頃五 衛穆六 蔡文十八 鄭襄十

一曹宣公廬元年 陳成五 杞桓四十一 宋文十七 秦桓十一 楚莊二十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陸蔑中華甚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圍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此華元子及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死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異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

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侮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為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其稱日蕪之也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正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耶徐夷並與東郊不開伯禽征之見書儼狁孔熾侵鎬合老及方宣王伐之見詩小雅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

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鄆舒者罪之在也為晉討者執鄆舒輟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字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



子者穀梁以為當上之詞也其為當上之詞者矯  
王命以殺之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  
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為  
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  
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  
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事見左傳昭王札子  
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  
保其國而不替乎

### 秋

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事  
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

務其本者也故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  
水十有二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  
調度不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

###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  
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詳見文公元  
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詳見文公八年禮  
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  
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 初稅亩

春秋集註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二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恤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立申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

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 冬蟊生

始生曰蟊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謹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脩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 饑

春秋饑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多蟊螽而遽至於饑者

宣公為國務棄去實墜內庫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蝻蝻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之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戊辰 定王十有六年 晉景七 齊頃六 衛穆七 蔡文十九 鄭襄十

二曹宣二陳成六杞桓四十四宋文十六秦桓十二楚莊二十一

###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攘

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有知敦對音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躬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

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  
中興矣人火之夫所以見戒乎

### 秋邾伯姬來歸

按左氏邾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  
居室人之太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滯  
辟之罪多矣復相棄皆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  
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推所以閔周易叙  
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  
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皆微矣

### 冬大有年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  
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  
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  
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  
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  
倫水旱蝨蝗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  
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  
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  
能脩之者也

已定王十  
五年

### 十有七年

晉景八齊頃七衛穆  
文二十卒鄭襄

十三曹宣三陳成七杞桓四十五宋  
宋文十九秦桓十三楚莊二十二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

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略在丙宣公為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却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赴怠於禮而不會也此事以觀義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 己未公會晉侯衛

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書同盟者志同欲也 大國率之 小國畏威而從命 非同欲也 小國訴之 大國勉強而應焉 非同欲也 若斷道之盟 諸侯同心謀欲伐齊 釋其憤怒 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 或以為會同 天子之事 築宮為壇 設方明 如方獄之盟 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七月壬午公弟叔

勝卒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躬宣弒而非  
乏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  
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  
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  
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  
表之也公于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  
特書卒賢也或以為叔躬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  
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  
誤矣誠使叔躬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  
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

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  
命矣况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茂季孫  
歸父交於鄰國衆矣而獨叔躬不與焉其非生而  
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庚午定王十年十有八年  
晉景九濟頃八衛穆  
九蔡景公固元年鄭

襄十四曹宣四陳成八杞桓四十六  
宋文二十秦桓十四楚莊二十三卒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已致寇  
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

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鞏音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 邾人戕鄆子

于鄆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鄆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簾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矣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鄆子用之則不共戴

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鄆者所以深責鄆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感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成魯少懦矣於是皆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塗遂奔齊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季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手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塗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



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集註卷二十一終